



独角兽文丛

01

一辈子历历在

钱红丽 著



上海三联书店



独角兽文丛

01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辈子历历在 / 钱红丽著. 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6.11

ISBN 978-7-5426-5702-2

I. ①一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35412号

一辈子历历在

著 者 / 钱红丽

责任编辑 / 陈启甸 朱静蔚

特约编辑 / 周青丰 李志卿

装帧设计 / 乔 东 阿 龙

监 制 / 李 敏

责任校对 / 李志卿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

网 址 / www.sjpc1932.com

印 刷 /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/ 2016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889×1194 1/32

字 数 / 145 千字

印 张 / 7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5702-2 / I · 1164

定 价 / 38.00元

敬启读者,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-2925680。

代序

菱角菜之味

曾园

一个研究汉赋的朋友曾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想法：“赋”固然是文体之一种，但我们不能忽略它还有“赋税”之意，“赋税”又离不开“清点”。《二京赋》《两都赋》《上林赋》的内容里其实均有“清点”之意。作家以惊人的耐心罗列植物、动物、奇珍异宝，其实就是替皇家清点财物吧。

今天，中产阶级兴起，散文是不是应该清点一下我们的财物呢？劳作之后总会获得一些收成、心境，以及盈亏——亏，也是一种收获，一种清点与计算里面不能不出现的负数。所以，我对莎士比亚借朱丽叶之口说出的妙语一直有点腹诽：“只有乞丐才细数家私。”

真正奇怪的是，一九七七年以来，终于享有了创作自由的知识分子，大多不那么乐意去清点自己的生活——尤其是物质生活，他们要么避开谈这个，要么大谈精神生活来压迫世俗生活（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东风西风谁压倒谁的问题）。当然，也有少数例外，武汉作家池莉经常从一种特别的角度去写知识

分子的生活。但这是一种什么角度呢？我们能否鲁莽地说，她更愿意去写知识分子不会生活？

关于池莉小说的论文里，我们会频频邂逅这样的主题：“精神家园的失落与生活能力的低下”。准确而残忍，尤其是“精神家园”的部分。

某段时期里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不会生活，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，某种奇幻而悲凉的主题，但可惜被忽视了，知识分子不会生活甚至被认为是正常的事。

哦，还是不要惊动从《随园食单》《美食家》《老饕漫笔》到《中国吃》那个美味、颤动的光谱吧，那些文人不仅仅是美食家而已，他们不仅会做菜，甚至还能开创新的菜品……

那么，今天那些大量出现的、比曾经清贫的国家更清心寡欲的知识分子是怎么回事？

钱红丽性格中也有一部分是清淡的，虽然她本人自童年起就对食物充满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与欲望，成年后，口味变得更为丰富，但极清淡的日子她也能甘之如饴：“芦蒿……一次炒一小盘，任何佐料不加，倒一点素油即可，青扑扑地冒着热气。我把它夹在白米饭上，青白相间地，一口口送入嘴里，滋味无限。”

这个省报副刊编辑甚至“曾想辞掉工作，租居到省图边上，重新过起自由撰稿的生活”。

发达地区的作家完全不像池莉笔下的知识分子仇视俗世生活，香港的欧阳应霁说他就很喜欢那种“稀稀滑滑”的菜市场，而且每一步都必须走得小心翼翼他才开心。他不喜欢超市，纯粹是因为没有那种感觉。这种对菜市场的真爱也许是衡量美食家成色的试金石。

本雅明对菜市场同样入迷，他在一篇叫《农贸市场》的短文中写过他涉足过的那个场景：“被养鱼水和冲洗水弄得又湿又滑的瓷砖地面，走在上面很容易因为踩到胡萝卜或莴苣叶子而滑倒。”所以家庭主妇“提着沉甸甸的网兜或口袋，牵着小孩艰难地在又滑又臭的过道里往前挪动”。集贸市场聚集的众多人数和奇特环境自然令敏感的本雅明惊悸，他不禁把那些“端坐着的售货女人”尊称为“掌管可买卖的谷物的女祭司”。

远在东方的、拥有贫困记忆的作家钱红丽如何看待菜市场？她说“菜市简直是一个精神疗养所”。我觉得这个说法本雅明也得啧啧称奇，她没有辜负那个时代。

钱红丽曾经厌恶做菜，她坦承自己是在有了孩子之后开始爱上厨房。钱红丽在厨房中慢慢悟出自己“早几年一直抗拒厨娘角色，觉得自己真是惨淡，一个心怀梦想的人怎舍身浪费在厨房？……慢慢地，孩子来了，心气渐渐平和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烧锅倒灶，也就这么过下来了”。

如此坦率，如此坦然面对变化的人，才能写出：“如今豌

豆当令，忽然想起冰箱里冻藏着的一块咸肉——于是，我坐在刺槐的凉荫下吃一碗咸肉豌豆饭，梔子花开得清淡。”“她家一锅面汤，由于肉的加入，呈现得格外壮美。”“我一直想做一道汤，叫‘套四宝’的：老鸭肚里塞老鸡，老鸡肚里塞老鸽，老鸽肚里塞鹌鹑。可惜一直没那个浓重的心情。这道汤就一直存在想象里，比亲自喝到了还要圆满。”“婆婆家的咸肉也地道。首先食材要好，选家养的黑猪，腌好，晒干，清蒸着吃。夹一片放在眼前，可以看见对桌的人影。咸肉腌成透明状，算是功成了。”“生活是什么呢？生活无非一碗饭。饭上铺着一块咸肉，年深日久的浓香。”

她开始清点自己的生活。她回忆自己幼年时期受到父母的苛刻对待，细节历历在目。她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，真实到其他作家即使写下也终会删去的句子。

这个曾鄙视俗世的女作家，最后却称量出俗世的精确价值：“俗世的零碎的幸福，滋养人，也毁灭人，就是不能重建人。”我的理解是，“滋养人”也许是精神上的愉悦，“毁灭人”意味着写作者沉溺于俗世幸福，放弃了精神生活。但，这突然降临的“重建人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了很久，觉得应该是指一个人现在无论过得多好，也无法抹去童年的不幸福吧。

世事洞明的人也许会说：这又何苦呢？

这是真实，也是谱成了宣叙调的抱怨。

她愿意但并不刻意地这样去写：“一天上午，坐在电脑边听阿巴多指挥的拉二，反反复复近一小时，忽然想起来高压锅忘记插电，菜也没来得及炒……狼狈地跑去厨房，心里掠过惶恐。”

重视真实的作家笔下的技巧却往往让人扼腕，钱红丽不太一样。有很多美食家写汤，钱红丽所写下的段落我看可参加写汤的世界锦标赛。我们先看台湾简嫔在《肉欲厨房》中的一段，炖汤中包含“成熟蹄膀的鼾声、清蒸鳕鱼白皙的胴体、油焖笋娇嫩的呻吟、干贝香菇菜心的呼唤以及什锦豆腐羹发出孩童般的窃笑”。

钱红丽的笔下呈现的是：“猪骨头经过高温煨煮，一种有力道的傻乎乎的香四处扩张，恰好被笋子的清气适时规劝了一下，就不再那么铺张霸道，算是稍微往内里收了那么一点，这样就简淡多了。”这种写法是否能拿到名次我不敢说，参赛绝对没有问题。

但她更有价值的其实是关于美食的地方性知识：“合肥周边水系不多，难见河蚌。偶尔在鱼摊碰见一二，鲜有人光顾，我也没那么多时间伺弄了——合肥的河蚌真寂寞。十几年前的芜湖，家家主妇青睐，排队等着杀河蚌，不晓得多热闹。”

她怀念芜湖到了何种程度呢？“我问卖糍肉蒸饭的老板娘，福禄商城那家卖藕稀饭的可还在？老板娘语气急迫：还在，还

在！在，就好，过年回去，一定吃三碗。最怀念芜湖的藕，拿来炖小排，不知多糯，一锅汤沸腾了涅槃了，慢慢变成铁锈红——是我幅员辽阔大好河山的红，喝一勺，喝一碗，喝一锅，滋味渐不同。”

何谓价值？就是一个人、一件事物的消失之时，有缺陷的我们，在这个时候，也只能（最大的悲哀就是这个“只能”吧）在这个时候才能准确衡量人与物的价值。一个词呢？价值也就在写作者删去的那一刻吧。

也许，一个饥饿的时代就要过去了。曾经度过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记忆因稀少而珍贵。古今中外，在饥饿中鄙夷物质生活、但又在美食幻觉中扭曲自己欲望的文化人，在历史中实在不多见，但在我们视野之内却有比比皆是。

钱红丽在这种扭曲中代替我们慢慢复原，纤毫毕现地回忆童年的饥饿记忆，拒绝将这种饥饿当做可炫耀的财富，像某些人那样误会了饥饿并宣称没挨过饿的人没资格谈论中国。事实可能相反吧？挨过饿的人看到一粒米掉到地上就会精神失常，哪能看到比厨房更远的世界？

她也拒绝鄙夷物质生活，她元气淋漓地书写味蕾之苏醒：

“这么多年，我选择坚持不懈地书写，就为了寻找一条路径，更好更传神地抵达腌菱角菜的滋味里。”

“正午抑或黄昏，你恰巧路过那里的话，会听见鱼咬菱角

菜‘呼嚟呼嚟’的回声，清脆又悦耳。”钱红丽通过写作自我疗愈的效果相当好。饥饿时代真的结束了，食欲清新强劲地归来，正等着吞噬一道按正规程序烹饪的菜品。

代
序

I - 菱角菜之味

辑
一

生
命
练
习
曲

- 002- 谢谢那些没有得到的
- 006- 一辈子历历在
- 010- 境界到了，人就到了
- 014- 放下——关于柴一
- 018- 绝响——关于德九
- 021- 多出一个春天——关于贝六
- 025- 何以解忧
- 029- 有灵魂的人
- 033- 因为纯粹
- 037- 九十年代的罗大佑
- 040- 老歌

辑
二

原
乡
记
忆

- 046- 春盘
- 049- 看花与吃饭
- 053- 一个人的故乡
- 057- 人生看得几清明
- 064- 回不去的故乡
- 068- 一岁年龄一岁人
- 071- 家常味
- 074- 旧时味
- 080- 小时候的食物

- 086- 豆角记
091- 生活不过一碗汤
094- 饮食之余
098- 舌尖上的芜湖
102- 可食的

辑三

精神重构

- 108- 王维，王维
117- 木心的底气与灵气
121- 无一可比你
127- 孤独症
138- 睡眠颂
145- 奔跑练习
153-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
161- 命运何为
166- 此生如借
176- 中国小孩的难处
179- 看病记

辑四

山水云游

- 186- 停下就是故乡
190- 梦幻大理
203- 二详大理
210- 茶溪，茶溪

辑一

生命练习曲

谢谢那些没有得到的

002
一辈子历历在

以往，听贝九（贝多芬《第九交响曲》）第三乐章，会想起一个人的时候，冬天的桌上只有一盘红菜薹，就着它默默咽下一餐饭的情景……孤独，又无比宁静。一直不适应喧嚣的环境，生命原本就是用来独处的——孤独与寂寞是生命的常态。

后来，再听贝九第三乐章，会想起残荷，枯草地，风中的稻草垛，田野里来不及收割的棉花秆，被霜雪浸成赭红色，漫漫一片，以及滩涂的芒草、芦苇……这些自然界中的东西，到了冬天，仿佛都在揭示——生命的常态，就是枯索与荒芜。

如今，听这些，仿佛被一场大雾困在屋内，不能出门望远，只好退求其次，在家剥花生壳，暖气片吡吡地发出声响。时间会静止，生命会龟缩吗？它不会比坏更坏吧。

还有一个人，他听贝九第三乐章时，就觉得这是贝多芬坐在黄昏的莱茵河畔苦劝宇宙，叫宇宙不能那样冷酷。他甚至觉得宇宙应该惭愧，宇宙挺对不起贝多芬的。这个人是木心，二〇一三年年初去世了。木心和贝多芬一样，一生都没有建立家庭，但也恋爱

过。在《文学回忆录》里，木心透露过，自己年轻时曾跟一个姑娘通信多年，直到见面……恋情结束。

贝多芬年轻的时候，也曾与一个个姑娘建立恋爱关系，《月光奏鸣曲》就是献给其中一位姑娘的。后来，姑娘跟一个公爵结婚了。电影《一代宗师》里，宫二小姐对梁朝伟说：说出来也无妨，喜欢人又不犯法。我曾经心里有过你……章子怡脸上没一点表情，真是枯木成槁啊，也是井底水，一直凉到骨头缝，怕是再蓬勃的烈焰，也暖不过来了。《月光曲》里，不仅有琴音，还有自然之声，远远地，渺渺而来，真是万物寂静啊。为什么有了自然之声，更显寂静呢？是灵魂暂歇，有了伴了。每次听《月光曲》，心底无限宁静，静得仿佛要睡过去。梦是蜿蜒不绝的河流，我一点点地顺流而下，抵达，触摸，夹岸的花香草长。

《悲怆奏鸣曲》应该创作于《月光曲》之后吧。一个人在经历了灵魂的甜蜜之后，然后顿然失去，陷入哀伤，听《悲怆奏鸣曲》总有种幻觉，那急速回旋的音符，就像是一个人在烈日下锄地，心上的悲伤哀鸿遍野，手里紧握的锄头依然勤勤恳恳，一锄一锄地挖，一锄比一锄快，一锄比一锄深，到末了，仿佛用尽毕生精力，再回头望身后的一块地，却也整个翻了一遍新，可以在上面种植该种的一切。这就是虽饱含人生的悲苦，但并没有自怜。《悲怆奏鸣曲》应该有个副标，叫“谢谢那些没有得到的”。

C小调第五交响曲（俗称的“命运”）是绕不过去的。我

听得更多的是小克莱伯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的版本。在冬天，一边感受着寒冷一边听，哪怕手指脚趾冻得木了，一股澄澈的力量之美，雪浴一样寒冽，让身体里每一块骨头都醒了过来。据说许多人听“命运”时有恐惧之感，那谁怀疑过：若是有一千架钢琴同时弹奏，地板会不会震塌？欧洲一个著名的女人听现场时，中途害怕得退场……我想，那是她的人生太过顺利了吧。那些在人生的泥淖里久久滚过的人，反而捕捉到慰藉。早些年，在中国，这首“命运”被一个叫“克莱德曼”的人糟蹋得不成样子，克氏那种富于表演性质的张扬与疯狂，如同现今国内一个出镜率极高的弹钢琴的年轻人，他并非浸入到音乐的骨髓中，而是永远在表演状态，许多听众也都挺配合他的，以致伟大的交响曲都可以变得俚俗化起来。

一个最需要耳朵的人，慢慢失聪；一个特别有情怀的人，没有家庭。这真是双重的枯索与荒芜。在音乐面前，双眼可以退场，但不能没有耳朵在，这可能就是木心所言的“宇宙”最对不起贝多芬的地方。从二十六岁开始，“宇宙”残忍而野蛮地一点点地拿走他对于乐音最为敏锐的触角，以致四十九岁时完全失聪。三十岁时，他才创作出第一首交响曲，比起莫扎特这个年龄段的四十首交响曲的辉煌战绩，他可真是大器晚成。

有些人的一生，就是受尽折磨的一生。然后出两种结果，要么沉沦，要么涅槃。涅槃是什么？是超越肉体的局限，以灵魂感知一切。音符是一条大河，贝多芬以灵魂之躯去探水流的体温，慢慢熟透它，穷尽它。

有一个阶段，“贝多芬”这几个字，在我的字典里就是受

难的代名词，除了他，还有“梵高”。他俩几乎没有享受到一丁点人世的快乐与幸福，贫困交加，风雪交加。俗世的零碎的幸福，滋养人，也毁灭人，就是不能重建人。而贝多芬就是在废墟上重建的一个特例，他置身人世五十七年，比大雪中的残荷还要枯索荒芜，他是大雪覆盖的湖，洁白无瑕的音符，托举着他，成全了他，看，这个人，他终于不朽了，他的灵魂——从不同的角度看，都是飞升状态，永不坠落。